

明清以来,弥勒与梵净山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,明代万历年间所立《敕赐碑》中,将梵净山誉为“立天地而不毁,冠古今而独隆”的“天下众名岳之宗”。梵净山上的弥勒道场,常常出现奇妙的“佛光”和“幻影”,古人认为其为“弥勒显相”,于是虔敬地在梵净山金顶上建起释迦、弥勒两殿。

梵净山脚,太平河畔,有一个风景如画风情独具的古村:云舍。云舍是明清两代梵净山地区朝圣官道上的重要节点,云舍的下河头庵,是佛教信徒上梵净山朝拜“五大皇寺”前烧第一炷香的地方。

云舍,一说土家语意为“猴子喝水的地方”,一说寓意为“云中仙舍”,而在在我看来,云舍之为“云舍”,并非在于它的原生态野性,也不在于它宛如“人间仙境”,而是因为它的遗世独立。云舍,名字就透着秘密,吸引着我的到来,在一个雨后放晴的迷人下午。

天空高远,青山环绕,村前良田沃野阡陌交错,村中到处有水流过——这

是云舍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发源于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的太平河,自北往南从村中流过。发源于神龙潭的龙潭河,由东向西穿寨流过汇入太平河,从源

云舍

杨海蒂

头到尽头800米,人称“世上最短的河”。龙潭河太平河流水欢歌终年不竭,为古村落带来无限生机和灵气。云卷云舒的蓝天、葱茏叠翠的山峦、苍劲蓊郁的树木、风格别致的民居……村落倒映在河水中,勾勒出一幅既写实又写意的山水画。

云舍沿河而建,青石小巷连接全村。循着龙潭河往村里走,青石板路自然干净,河岸上花红柳绿果实累累,阳光透过树木洒下斑驳光影,“河水清且涟漪”,我能清晰地看见水草婆娑鱼翔浅底。鸭群鹅群在水中游弋嬉戏,土家姑娘蹲在河堤上洗衣服,捶衣棒在捶衣石上此起彼伏,让我看得入迷。我不得不由心想在这样的地方,既不会有“上智”也不会有

“下愚”,既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争名夺利。其实,我们追求得越凶猛,失去的就会越多。

在云舍,让大自然打破规律的,还有神龙潭。龙潭河里的特有珍稀鱼类,每年夏季逆流洄游神龙潭,形成一道独有奇观,更使云舍蒙上一层神秘色彩。翡翠般碧绿的神龙潭,平静如镜晶莹剔透,潭水清澈甘冽冬暖夏凉。神龙潭之神奇有四:深不可测(至今无人探到底),预报天气(涨水必雨,落潮则晴),天人感应(《贵州通志》《铜仁府志》皆记载其“岁旱,祈祷即雨”),泉水倒流(每逢大旱,就会涌出大量泉水,供村人饮用;如果久雨,潭中水位会下沉,呈倒流之势)。神龙潭左侧的神龙泉同样神奇,想用水,大叫一声“水来”,水即出,用完后,水即回。

真正知道云舍秘密的,只有天与地。

处江湖之远的云舍村,古时为防山贼,建村以巷道迷宫为主,外来人若无向导引路,几乎走不出去,因此从来没有土匪胆敢进犯,保护了这方世外

上个星期的周末是个雨天,我开车回到小区,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。我打了贴在车窗上的联系电话。三五分钟以后来了一对老夫妻,丈夫小跑着去发动车子,妻子走到我车边解释:来看孩子,临时停一下车。我忙说没关系、没事。她很诚恳地谢了又谢。在我停好车走回家的那段路上,我一直在想打那个挪车电话时我的语气如何、有没有着急催促,然后提醒自己以后要更耐心一些……那天我被耽误了五分钟,但那五分钟让我还挺开心的。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越快越好,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更快一些。我们需要与他人建立一种更深刻、更全面的联系,而不仅仅是更快速的联系。

这就像城市里,我们不仅需要交通,也要有地方徘徊、徜徉,甚至还希望“进入”。这几年大家似乎都很喜欢成都。少不入川,老不出



桃源。云舍被誉为“土家第一村”,世代代居住着土家人,以杨氏土家族发展为主线。云舍的民居极富特色,为四面封墙的桶子屋,所以又叫封火桶子;单家独院的桶子楼又相互勾连着,巷道相通形成贯通的回廊形式。走进一户桶子屋,看到墙壁上的“杨氏家风家训”——为宦者当廉,为将者当勇,为文者当实,为富者当仁;进到另一家,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是“杨氏家规”——孝父母、和兄弟、和夫妇、训子孙、睦乡党、慎交友、守勤俭、戒斗殴、戒诉讼、和德行,杨氏的家风家训家规,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家国同构。

历史悠久的造纸作坊,是云舍一道独特的人文胜景。“云舍造纸,蔡伦为师”,纯手工造纸工艺在云舍代代相传。风格迥异的民宿客栈,各美其美、美

烟火气

施政

好像自古至今大家都这样喜欢成都。前几个月我去成都培训,特地请了半天假去泡鹤鸣茶室。请假的时候我跟班主任说:培训是讲盆景,我要去看风景。班主任说那你就缺课了,培训记录就不完整。我说:完整跟完美是两回事,但真实离真相却很近。

成都的茶馆、台北的便利店、巴黎的咖啡馆、巴塞罗那的小广场……它们在客观上为各自的城市空间构建出了一种“疏松多孔”的结构状态。疏松,意味着可进入;多孔,意味着可选择。而这些空间结构可以为城市的公共生态“锁水保湿”。

上海的很多马路似乎已经成为全世界咖啡店最密集的街区,但我想它们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难停车的咖啡文化街区……它虽然“多孔”,

但并不“疏松”,所以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很紧张。

当我们看到有问题的地方,不能只想要快速地解决它,而是要去思考问题出现的原因。乱停车究竟是因为不想好好停车还是没有地方停车?

一部《繁花》为什么火了一碗泡饭?在觥筹交错之后我们需要有一种安顿自我的方式。城市最有吸引力的是遇到“对的人”,可以是别人,也可以是自己。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一个足够放松的状态。这样的放松状态,总担心被罚不行,一盒沙拉250元可能也不行。

城市不仅需要具备能量与智慧,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够容纳“人”的情感。所有能让人相遇的地方都应该平易近人,无论是管理还是消费。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,时间是最宝贵的。好的城市应该像一个好的伴侣,能让人感到实在安心。华丽精致的背后,平实温暖有烟火气的上海才是我们深爱它的理由。

在互联网语境的当下,跨界融合成为创新发展的一个趋势,其实历史上的上海滩也有跨界融合的典范。在上海老城厢的露香园路大境路一带,旧称九亩地,是个传统烟火之地。1913年,我国第一座具有现代设备的大剧场“新舞台”,从十六铺搬到九亩地。1908年在十六铺诞生的新舞台,标志着京剧改良运动进入了高潮,一批有志于京剧创新事业的演艺人员进入了新舞台,其中坚力量有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。搬到九亩地的新舞台,秉承了创新精神,不仅让文明戏继续走红,菊坛名伶夏月珊、潘月樵等还推出连台新戏《黑籍冤魂》,接连数月,场场爆满,剧场门口热闹异常。

一个百年前跨界融合的品牌

吴少华

演出火爆带来了剧场门口的小生意,那些挎篮叫卖的游贩川流不息。在众多的小贩中,有一位来自广东佛山的小伙子,人长得胖就被叫作“大块头”。这个大块头是做广式糕点的,后来也加入新舞台门前的小贩行列中,专卖港式牛肉干、陈皮梅,进出戏客感到新奇,买包尝尝,果然口味独特。这个大块头很了解上海人爱干净的特点,他置备了白褂、白帽,买了干净的纸包装蜜饯,连货担也洗刷一新,再加上他的陈皮梅、牛肉干风味独特,价廉物美,赢得了好口碑。

大块头的生意好,引起一位老顾客的注意,他叫薛寿龄,是京剧名伶薛瑶卿的儿子,薛在外面人头熟,兜得转,其时

在九亩地新舞台当票房稽查员,曾被当地小流氓敲诈欺侮的大块头解过围。两人熟悉后,薛寿龄就让他在新舞台门口设摊,并允许进剧场兜卖。一天,大块头正戴着大口罩,穿着白大褂在家中干活,妻子说有客来访,他出来一看,原来是新舞台的检票员薛寿龄。薛指出一盆刚出锅的牛肉干问:“这就是你做的?你这个大块头还真真白相,阿拉真当你是从香港进的货,不过口味倒是纯正。”

就是这次相遇后,薛寿龄将大块头介绍给新舞台演出的梨园名伶夏月珊、夏月润等,大家一合计,不如合作开个食品店,于是在新舞台对面租下一处双开间铺面。稍加整修,1915年新春来临前夕,这并由广东蜜饯小贩与上海滩伶界人士跨界合作开食品店开张了。这个店号称资本3000元,薛寿龄同夏月珊等伶界人士出资2500元,大块头将制作器皿和工具作价500元。从此,这个食品店以新舞台为基地凌空腾起,名扬四海。那个“大块头”叫洗炳成,那个店就叫“冠生园”。笔者行文至此,还想补充一点,当年股东们定店名时,初称“冠生店”,股东之一的明星影业公司导演郑正秋提议,因股东中有一大半是梨园弟子,建议将“店”改为“园”,称为“香港上海冠生园”,并以“生”字作商标,郑正秋亲手书写了隶书体牌匾。冠生园开张后,洗炳成,也改名叫洗冠生。



村落(剪纸) 奚小琴作

我称他是美发师。他说:“大姐,你美誉了,我只是个剃头匠。”我说为什么就不能美誉一下呢?现在的营业员不也称“导购员”了吗。他笑了,说我们这些理发发的,再怎么美誉,也不算个人才。

记得第一次他为我理发的时候,说:“大姐,你的发质真好,又黑又亮。”后来我头上开始冒出了白发,偶尔他会帮我剪去几根,再后来,他索性问我要不要染发?这一晃,快二十年了。像我这样的铁杆客人他有多少?我没问过,但至少在我居住的小区就有十来个。当然,一个理发师能与客人保持得那么长久,首先得归功于比邻小区的这家理发店,二十多年来,如铁打的营盘坚硬在那里;再顺便是他的手艺,是本地人欣赏的那种“工匠精神”。做生活,他讲究规范和程序,客人有什么习惯、喜欢什么样的发型,他都很上心。吹一个头发,他会明确告诉你需要20分钟,然后不管后面多少人在排队等,他都不会少于这个时间。吹好的发型,三五天内,如果不洗头,就能保持。他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,每次为客人喷定型水时,总要拿一张练习簿大小的纸板遮挡一下,避免液体接触到客人的脸部。店里的理发师中,唯独他有这个“流程”,做头发的女性居多,还是蛮在乎一些小细节的。

剃头匠也是人才

周珂银

做头发的时候,他时常会和我聊聊天。有一次他告诉我,店里的理发师小金与他同乡,小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剃头匠,当年两个父亲一起来上海打拼,小金的父亲在城里站住了脚,而他的父亲最终还是回了老家,所以小金下班后有家可归,而他还是要租房,一切从零开始。说起这些,他言语里对父亲有不满的情绪。那时候,他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大男孩,谈得最多的是“积分”问题,譬如,一张大学本科文凭有多少积分,达到了一定的分数就可落户上海云云。而他一个高中未毕业的人,谈不上学历,只能靠工作年份以及做公益来积累。他说了一些积分的方式,我记不清。但知道,他在努力,希望留在这个城市,比他父亲有出息。

几年后,他娶妻生子,他妻子与他同行,儿子放在老家,由他母亲带。他与我聊得更多的是他儿子了。他儿子幼儿园中班时就独自来上海过暑假。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过来的呢?他说他母亲与长途汽车的司机熟,把孩子托付给司机,四个多小时的车程,他儿子带着干粮和水壶,一路上与旅客说说笑笑就到了上海新客站。然后,他们夫妻俩再把孩子接回去。那么小的孩子你们就放心?话到嘴边,立马打住,看他讲得那么热气腾腾,那么对人信任,便觉得这样的问话太煞风景。后来他儿子上小学,一直是奶奶接送,现在上中学,儿子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回来了。说起这些,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儿子在成长,他也变得成熟了。不再抱怨父亲,也不再谈积分问题,想必也体会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。我每次路过这家理发店,隔着玻璃墙,总能看见他专注做生活的样子,他以踏实的工匠精神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,担当起家庭的责任,还在市郊买了房。他说以后如果儿子来上海读书或工作,也有家可归了。前阵子,他因为家事,请了一阵假。我不得不临时换理发师,不知怎么,修剪的发型就是不称心,小区里的几位“客人”也在相互打听他的归期。他,一个剃头匠,总觉得不是个人才,但在居民的心目中,他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呀。

我是奶奶带大的,从幼儿到青年,每天形影不离度过了十七个年头,那种祖孙情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表达的。

奶奶姚氏,童养媳出身,裹着一双小脚,一年四季,几乎都是穿着蓝色襟衫,一张清瘦白皙的面孔,梳着整齐油黑的盘发,干干净净,端庄而慈祥。

在家里,奶奶做事可勤快了,拎水、洗衣、淘米、做饭……“三寸金莲”,来回颠簸,家门口那条小河的堤上堤下,留下了奶奶数不清的足迹。

生活中,奶奶对人很和气,从不埋怨,从不记恨,认识我奶奶的,都说老人家人好。在我们孙辈面前,奶奶从未讲过我父母的任何不是,从未讲过村里村外哪个人

养育

早上去上学,奶奶总是把我送到村口;放学回家时,奶奶总会

在村口等着我回来,只要是上学

的日子,几乎天天如此,从未间断过。

读小学初中时,农村没有通电,晚上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到了大热天,在我写作业的时候,奶奶总是在我身边,用芭蕉大扇给我驱蚊散热。高中毕业那年,我没能考上大学,在重新回校补习的过程中,正好遇上冬季征兵,我怀着试试看的心里,参加了乡武装部组织的报名应征。没想到,考大学不成,反而当兵体检政审顺利通过,当我回家告诉奶奶和父母,我要去当兵时,第一个哭起来的就是奶奶,而且哭得很伤心。

七夕会

袁建国

在我跨进军营营别家人的那几天,亲戚朋友来家里道喜,我能感受奶奶的内心世界,在她老人家的眼里,有时弹出的是幸福灿烂的泪花,有时流出的是依依不舍的眼泪。

我没有让奶奶失望,但最让我我伤感的是,在我即将成为解放军军官、有条件报答奶奶大恩大德的时候,奶奶却永远离开了我,离开了这个世界……

奶奶呀,在您老人家离开我的日子里,您的孙子,每天都在思念着您,守望着您老人家老年安眠的那个小山坡。

奶奶呀,您的孙子是从您身边边走出来的,无论走到哪里,无论距离有多远,终将回到您老人家的身边!

